

悠悠岁月

房子的故事

□ 高兰华

1949年4月的一天,我呱呱落地,诞生在苏北解放区的一位农民家里……

随后,母亲带着我们与在金坛做手工艺的父亲会合一处,以做手工艺为生。

父亲租住的房子里人满为患。他与两个匠人合租了北门大桥下三间民房。石匠带着两个儿子住在西边一间,东面一间一隔两半。我们一家五口住在里面半间。铜匠祖孙三代六口人住在外半间。中间一间堂屋里是三家人活动的共用场地。角落里砌着两只灶头,我们两家各一只。

在这人头碰人头的空间里,除了睡觉时我们觉得人头靠脚头拥挤得难受,烧饭时屋里的滚滚浓烟呛得我们夺路而逃。空间的拥挤,三孩共床的日子不能再延续下去了。母亲托了许多人终于在北门仓房租到了两间低矮的小平房。我们这才有了自己的小家,拥有了男女各自的睡床……

转眼我成了大姑娘。1968年仲秋时节我插队去了农村。没有房子,我们四位女知青挤在社棚里打地铺。那些天,我们被隔壁猪圈里散发出来的尿骚味熏得无处可逃。

三年后,我嫁入夫家,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婚房。但是我们很快分家,住到了做饭的小屋里。建房成了我们迫在眉睫的事,在1974年迎新年的爆竹声

中,我们的三间大瓦房在一片茅屋中拔地而起,豪迈地耸立在村庄里。

七年之后,当家前屋后树成荫,竹成林的时候,我接到了一纸回城工作的调令。喜悦之中万般不舍。这是我人生开花结果的地方呀!

入城后,我成了无房户,借住在学校安排的一间空闲的教室里。我和丈夫睡在里间,两个孩子睡在一帘之隔的上下铺的木床上。没有厨房做饭,只能把煤炉、餐具搬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,搬张废旧的课桌当灶台……我坚信住房困难一定是暂时的,好日子在前面向我们招手呢!果然,1989年金秋,金城镇第一幢教师住宅楼在文化路落成了,我分到了一楼两居室56平米的

套房。我走进装修得焕然一新的套房,恍若置身梦境。

1996年,教育局为改善教师的住房,建造了一大批住宅楼。我家“以小换大”搬到了70平米的公寓房……我们的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2001年,我们用30万元建造了一幢三间三层的小别墅。50年的梦想,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提升,孵化成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目睹新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母亲来到我家,看到小楼满园飘香摇曳的花草树木,满屋古式古香的黑胡桃木装修与簇新的黄花梨家俱,不由感叹:“丫头你命好,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恩情啊……”



锦绣富贵满堂 陈婷作品

芳草萋萋

遗产

□ 周黎芳

我的公爹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,但公爹常对小辈们说的一句话“勤勤恳恳做事,老老实实做人”却让我们时刻铭记。

公爹从小就在米行学徒,解放后被安排在乡镇粮库当保管员。他工作十分努力、执着,毫无差错,因此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,还荣获过全省粮贸系统劳模。粮食保管实属要岗,他尽心尽责一直干到退休。

公爹有三儿四女,家庭负担自然重。听我丈夫讲他九岁那年生病的事,令我感慨万分。那年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,粮食奇缺,公爹家要吃、能吃的孩子又多,更是雪上加霜。入冬后,我丈夫因久饥突患大病,高烧三天不退,心跳微弱。这时,平日寡言的婆妈急得哭求公爹:“孩子他爹,你就去粮站借点米回来救救孩子吧!”可公爹摇头直言:“粮仓是国库,宁可饿死,

也不能动一粒米!”说完后,他一面吩咐婆妈送孩子去卫生所看病,一面安排家人去城郊挖野菜,掺拌麦麸做饼充饥。他走了几十里路,到薛埠表姐家,买回来一袋手指大的山芋,解决了燃眉之急。

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历程,公爹虽然离开了我们,没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,但给我们留下了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。最能慰藉他在天之灵的,就是他的儿孙辈都能按他的教诲去做人做事,个个日子过得安定和自在。公爹常说的那句话,早已沿袭成家训,成为他留给我们后代珍贵的遗产。

小荷初绽

数学老师爱“唱戏”

□ 华罗庚实验学校五(5)班 周恩慈

若我能搏击蓝天,必是您给了我腾飞的翅膀;如果我不灭的火炬,那定是您给予了我青春的光亮!

李老师长相清秀,小巧的瓜子脸上架着一副眼镜,白白净净,很时尚。若说:“岁月是把杀猪刀”,那李老师怕是被岁月遗忘了,40出头,像30出头。

平时,李老师还爱“唱戏”,一会儿唱红脸,一会儿唱白脸,一会儿唱小生,一会儿唱花旦。有一次,我的作业错了一道很典型的题目,李

老师先是唱白脸,把我一顿批评,然后启用“独门绝技”——“变脸”,秒变红脸,开始像妈妈辅导我作业一样,先是和我一起圈出题目中的关键词,接着帮我理清关键信息,最后在李老师的循循善诱下,我明白了这一类题的计算方法,之后和这类题有关系的题目,我宣布:“本场戏完美杀青!”

记得还有那么一次,李老师和我们一起去秋游。李老师不仅仅和我们一起去玩,还用手机帮我们拍下

了一张又一张照片,帮我们留下了那一段美好的时光,让我们存下了美好的回忆!我宣布:“本场戏依然完美杀青!”

李老师,是您在低年级的循循善诱,帮我打好了学习数学的基础;是您用“唱戏”,激发出我对数学的兴趣。谢谢您,李老师!谢谢!

这就是我的漫画老师——“唱戏”事业热爱者李老师!你的漫画老师是什么样的呀?

指导老师:陈昕

闲情逸致

比光阴更深的情怀

□ 谢丽霞

我是一名低年级数学老师。做一名老师,是我从小梦想。

1991年夏天,我被常州师范学校录取,成了一名光荣的师范生。我的专业是“普师”,普就是普遍的意思,什么都要学。除了语数(英语不学)、物理化学、历史地理、生物政治、教育学心理学,还有弹琴唱歌、舞蹈美术、书法体育等。我们是音乐选修班,所以音乐课的类型也特别多,乐理课、声乐课、合唱课、琴法课。琴法课也学两种,钢琴和手风琴。一开始两种都学,一学年后,自己选择其中一项专攻。我选择的是手风琴,家里穷,买不起钢琴,手风琴相对便宜一些,以后可以自己买,而且携带方便。在春天的阳光下,我拉着手风琴,孩子们围在四周歌唱跳舞,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啊。

除了音乐课多,我们的舞蹈课也多,舞蹈老师个子不高,却有着舞者特有的神韵,喜欢穿一身白纱衣,着一双卡其色舞蹈鞋。他总是面带微笑,端着身子,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无尽的魅力,只要他一出现,叽叽喳喳的舞蹈房立刻变得鸦雀无声。我们喜欢学各种舞,但是最怕拉伸压腿,每每有同学压不下去的时候,杨老师就会笑着说:“你们现在是可塑性最强的时候,只有严格要求自己,才能成为出色的舞蹈者。”他一边说,一边暗暗用力帮你把腿压下去,然后转身,拍手鼓励,我经常是痛得眼含泪花。

在师范学校里的每一天,我们忙碌充实而又快乐。原来一手的狗爬字练成了漂

亮的正楷、行书甚至隶书。n,l不分的地方方言,成了甲级标准普通话。1994年7月,我们带着三年苦练的一身本领和老师们的期望,分配到了各所学校。

我分配在后阳中心小学,任二年级语文老师带班主任,兼二三年级的音乐课。初来乍到,埋头苦干,为了第二天的课堂教学,每天几乎都要到夜里12点多。备课、准备实物教具、写小黑板、把音乐课的曲子在风琴上弹熟练。那时候条件简陋,资源缺乏,除了一本教材书,什么都要自己准备,连考试都是自己出题,刻钢板印刷。记得第一次刻钢板印试卷的时候,没有经验,弄了个大花脸,头一抬,办公室里每位老师都笑得前俯后仰。我教过一到六年级语文、数学,任教音乐六年,代过体育课、美术课、自然课等。基本原则是:哪里缺老师,我就到哪里。每年的六一儿童节,更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,唱歌跳舞演小品,在那满是泥土的操场上,我和孩子们蹦蹦跳跳,挥洒着青春的汗水,在腾起的灰尘里骄傲无比。

光阴转辗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步入了教师的行业,我也成了专业的数学老师。如今的数学课堂都是现代化教学,手工教具、小黑板等都早已不见踪影,做老师的情怀,却一直散发着温暖和力量。转身离去的青春,已经一去不复返,但生命中的执着和美好,就这样静静地滋润着自己的教师生涯,一步一步走过的温暖,从来不需要想起,却一直在内心最深处盈然。

岁月流歌

余温

□ 江一

从关云长的刀锋里
感知一杯酒的余温中
暗藏的杀气

在金沙滩的瓦砾里
聆听古战场的厮杀中
经久的余音

炭火的余烬啊
足以爆裂祖母歌谣中
米花的一粒

一粒温暖了余生

冬雨

□ 黄晓春

一场冬雨从未期待,
亦不能
回避

雨滴从屋檐瓷裂般掉落
树叶因雨的沉重,
分离了枝头

一切都在冷的意境里
连低矮的植物
都是萧瑟之状

已不敢伸手去接雨的晶莹
那种凉直透心底
任心绪如一柄伞街灯下游荡
目光不可企及
曾经温暖的背影